

怡情乐园

老姐妹情意长

勤相聚常相帮

□记者 闫卫利 通讯员 郝李洁 文/图

日前,在高新区创业路附近的尹俊英家里,一群时尚老太太做了一大桌美味佳肴,她们尽情吃喝尽情聊,吃完喝完就又唱又跳,还有作画的、织毛衣的,好不热闹!(右图)



1 “八仙”聚会 各显神通

她们都是西工区八一北社区中集凌宇公司的退休职工或家属,因为情趣相投走到一起,至今已经十几年了。像这样的聚会她们不知道搞了多少次。这帮老姐妹在一起习惯了,隔一段不聚聚就急得慌。这个团体有9名成员,年龄都在60岁以上。这次聚会有一位请假缺席,所以只能“八仙”聚会。

她们聚会的疯玩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年轻人,去KTV唱歌,去酒店聚餐,后来她们觉得那样不自在,改成家庭式聚会。大家实行AA制,给每人一个显身手的机会:各带一个拿手菜,董琴香的杏鲍菇回锅肉、郭建英的南瓜豆沙饼、李群娥的炒“捻饃”……八九菜盘摆上来,桌子就满了。

吃喝完毕,她们中喜欢画画的铺开案台切磋画艺,喜欢唱歌的,跟着DVD里飘出的歌声唱起来,喜欢跳舞的踏着节奏舞起来,犹如举办一场狂欢聚会。

她们还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小团体,凡事唯老大董琴香、老二尹俊英的马首是瞻,谁有病或者家里有事需要大家帮忙,她们就聚在联络员郭玛瑙家开会,甚至还要组成小分队,轮流值班去完成“组织”交给的“任务”。

2 不是一家人 胜似亲姐妹

前两年,老姐妹尹俊英和郭月霞在孟津县平乐镇开了一个画室,需要布置打扫一下。大家听说后一讨论,第二天就坐上车赶到平乐,半天工夫就搞定了,回来的路上大家还不忘去地里挖一些野菜,享受田园乐趣。

说起这十几年的姐妹情分,郭建英红着眼圈告诉记者,她家原本在北京,在洛阳没有亲人,母亲总是放心不下她,隔些日子就过来看看她。自从有了这些姐妹后,郭建英的老母亲总算放心了,逢人便说:“俺闺女在洛阳的姐妹多着呢,她一点儿也不孤单。”

让郭建英记忆犹新的是,有一年家里漏水,屋里的家具全被水浸了。老伴儿身子弱,子女不在身边,郭建英束手无策。老大董琴香得知情况后,带上自己的老伴儿和老姐妹郭玛瑙赶到了郭建英家,挪家具、清污水,忙活了大半天,总算把漏水问题解决了,这让郭建英感激不尽。

这样的帮扶不止一次两次,为了照顾病中的姐妹,她们甚至会整月整月地爱心接力。

2010年,郭月霞不小心摔断了腿,卧床不起,子女们都忙于工作,分身乏术。这些姐妹们就齐聚“联络员”郭玛瑙家,制订轮流排班方案,保证郭月霞的身边不离人。郭玛瑙是个厨中高手,她负责掌勺炒菜,任玛瑙做面食有高招,她负责烙馍、擀面条,郭月霞想吃啥两位“厨师”就根据需求发挥特长“上阵”,她们买菜、做饭、打扫卫生,伺候郭月霞两个月,直到她能下床。郭月霞的儿女不但没有耽误工作,而且有这些阿姨们好吃好喝地伺候着老妈,他们上班心里格外踏实。

去年11月,郭玛瑙骨折了,大家又轮流照顾她。郭玛瑙说,要不是这些姐妹们帮忙,日子还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。

现在这些老姐妹都有一个想法:再过些年,家里没什么牵挂了,她们几个人准备租一个老年公寓,大家住在一起,彼此有个照应,也不寂寞。李群娥说,我们都盼着那一天呢!

淘宝晒宝

《本草纲目》寄哀思

□记者 闫卫利 文/图

在涧西区长安路9号街坊韩志敏的家里,博古架上放着一套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,装帧精美,保存完好。这是韩志敏的父亲生前最珍爱的一套书,韩志敏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着。

韩志敏的父亲韩善林,两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,享年70岁。

韩善林30多岁时,突然发现身体不适,浑身没力气,经多方专家会诊,也没诊断出病因。

看着尚不懂事的孩子,韩善林暗下决心:别人救不了我,我要自救。他开始遍寻医书,研究《本草纲目》,学针灸、按摩,拿着针在自己身上一遍遍地试着扎,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的。韩善林还天天学练气功,锻炼身体。几年后,韩善林的脉搏又变得有力了。

韩善林创造了生命奇迹后,开始将自己的保健心得传授给周围群众。遇到难题,他就从医书上找答案,一本简装本的《本草纲目》被他翻烂了。

朋友感念韩善林的善举,送给他一套《本草纲目》,精装本,上中下三册。韩善林将其一直珍藏在大书柜的最上面。

如今,韩志敏每天看一看这套书,就像看到父亲一样(下图)。



本版开设以下栏目:《再上学堂》《我拍爸妈》《淘宝晒宝》《往事追忆》《怡情乐园》《闲话茶馆》《老片新照》等,欢迎读者朋友投稿或提供线索。线索征集热线:15137956968。

我拍爸妈

依叫干妈,你还好吗

□口述 郑占海 整理 闫卫利



照片中的老人是云南西双版纳州的一位傣族妈妈,也是我的干妈,她的名字叫依叫。为什么我会叫她干妈呢?这话还得从30多年前说起。

30多年前,我当兵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州某部。部队的生活很艰苦,训练强度也很大,战士们的衣服经常被磨破,我也不例外。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,练兵打仗是好手,可是缝衣服还真有些作难。

得知部队附近的依叫大妈很热

心,常常免费为军人缝补衣服,我就试着把旧衣服拿了去。此时,依叫大妈的身旁已经放了不少待缝补的军装,她正在忙碌地穿针引线,不好意思麻烦她,扭头就走。依叫大妈叫住了我,暖暖地一笑,要我把衣服留下。

第二天,我的衣服缝补好了,还洗得干干净净,叠得整整齐齐。接过衣服的那一刻,我心中暖流涌动。依叫大妈说,你小小年纪就来驻守边疆,保家卫国,我做这点儿事是应该的。此

后依叫大妈经常给我缝补衣服,还用碎布做鞋垫和鞋送给我,我也改口亲切地叫她干妈。

后来我转业回到洛阳,和干妈一别就是30多年。去年10月,我独自去了云南,不为游山玩水,只为寻找我的依叫干妈。值得庆幸的是,依叫干妈身体还硬朗,一眼便认出了我,我激动地抱着干妈泪如泉涌。分别的那一刻,我拿起相机给依叫干妈拍照留念(见左图,闫卫利翻拍)。